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二號

據

民國馮福祥等修·王之臣纂
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影印

寧夏省

朔方道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二號

據民國馮福祥等修·王之臣纂
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影印

寧夏省

朔方道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翔方鑑志

馬福祥書





朔方道志序

朔方名稱至古詩所謂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方朔方也漢統於北地郡分治之處是曰寧夏寧夏之見于史此爲權輿經魏晉隋唐迄今迭置郡縣民國三年復改甯夏郡爲朔方道公羊傳名從主人至是始還其舊矣其地左河右塞形勢險固屹然西北重鎮風俗敦龐物產闐溢鹽池石油天然之利淵嶽雄深代生偉人文德旣懋武功特著宜乎志乘流傳炳焉煥焉自明藩慶靖王勗修朔方志于前乾隆朝張守金城續修甯夏府志于後當時董其役者何嘗不撫採故實網羅散佚蔚爲一代成書兵燹洊更殘闕失次致使采風之使攷古之儒不免感歎于杞宋無徵文獻不足余用滋懼癸丑歲以護軍使兼甯夏將軍駐節鄉邦俯仰今昔廢興之陳迹爽然有懷乃亟商之道尹陳君必淮設局纂修

功未及竟余旋調綏遠都統幸從子鴻賓繼任鎮使猶得與陳君賡續不懈一時局中在事之員亦能殫心經營初終無間舊志之所不備則採新通志以輔之又雜取他書以參證之書成名之曰朔方道志計分類者十分卷者三十有二經始于丁巳告歲于丙寅首尾十年用力可謂勤且瘁矣而於百數十年之後復值灰燼廢壞之餘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其僅有可考者補苴掇拾略大概已耳謂能詳慎無遺備一方之掌故匪惟諸君子之所不敢自信抑亦余所躊躇却顧而不能不深望於後人之摘其疎謬增益而訂正之也

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夏歷六月望日馬福祥書於京寓



朔方道志序

粵稽上世王朝有書列國有紀載筆有官所以觀風而問俗也迨至後代事更加詳國有史家有乘而一省一郡一邑莫不有志焉以誌其事志之義詳矣寧夏古爲朔方郡星分井鬼地接蒙疆居塞北而號江南背賀蘭而面黃水萬山聳翠百派匯流以故晉之勃勃唐之師都宋之元昊胥欲竊此以自逞焉洎夫有明套虜屢犯烽臺之置邊牆之築防範幾無虛日前清懷柔得宜夷情帖服至我民國各旗軍務均歸節制始不啻胡越一家矣溯自明藩慶靖王勅修朔方志後巡撫王珣楊守禮楊應聘相繼續修年湮代遠書皆失傳致數千年之流風善政文物典章若存若沒殊可惜矣清乾隆四十五年郡守張公金城續修寧夏府志秉筆者爲朔邑進士楊君子瀛窮源竟委考核精詳兵災之餘亦

鮮完帙迄今又一百三十餘年矣雖山川猶是風物依然而其間建置官師之異賦稅教養之殊人文武功之代興忠孝節義之間出歷年既久半卽銷沉民國肇興制度更易府州之稱謂已非兵官之體制又別當此改革之時代猶忍令杞宋之無徵以後雖有好學之士稽古之儒恐亦徒費漁郎之過問矣民國丁巳護軍使馬公雲亭道尹陳公三洲殷殷焉以修志是亟聘翔邑舉人吳君心齋以主任之未幾吳君物故其事遂寢甲子之臣重遊來寧時馬公已調任綏遠都統陳公以之臣前在靈州續修州志頗能耐勞商鎮守使馬公子寅命之以繼其任檢閱前稿半係照抄前清光緒季年所修甘肅通志其自宣統至今多未之及不無闕點竊思志體郡與省不同一省事緒甚繁自應刪蕪就簡一郡事務較少惟恐語焉不詳特未可以文獻無徵糅雜夫行間字裏

此郡志之體也劉君鶴泉深以爲然復經梁君善卿馬君子良照擬修志目錄從新調查於甲子五月朔日設局治事夫志史事也自非才大學博且能洞悉夫地方之人情風俗何敢率爾操觚况寧夏邊塞之區藏書既寡兵燹之後搗卷盡亡各屬志乘如朔方志稿靈州之續修志稿非缺卽遺中衛志修自道光後此亦未續修鎮戎鹽池志剏修伊始亦只言其大略此外如寧夏平羅金積則未之聞焉人往風微抱殘守缺蟻負千鈞其有不躋且顛者鮮矣所賴吳孝廉心齋倡之於前劉鶴泉楊葆卿諸君子勦之於後從開闢修起訖於民國十四年以舊府志爲主新通志爲輔並參考他書暨新採訪以增益之分門別類正譌訂訛閱十九月而功始竣成書三十二卷以前明迭修朔方志且寧夏近改朔方府已改道因名之曰朔方道志雖然之臣竊有說焉孟

子述孔子之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作春秋以非在位而擅褒貶其意因未自安也此固非所比倫然以局外而參局中之議且從百餘年之後而欲續叙百餘年以上之事其中之是非非非善善惡惡而謂胥能得情理之正且無遺軼之虞可備邦人士之徵信焉此亦非之臣之所敢必而理得心安者也知我罪我又不禁誦孔子之言而翻然悔惕然懼矣是爲序

民國十四年乙丑夏歷良月朔日

五等金質單鶴章前任命鹽池縣知事楚瀉王之臣敬書

舊寧夏府志後序

寧夏乃漢朔方地關土舊矣而前世紀載無成書明藩慶靖王始爲朔方志越宏治辛酉巡撫王公珣修之郡人胡大司馬汝礪筆也其後嘉靖己亥巡撫楊公守禮重修管給諫律實主其事萬歷丁巳都御史楊公應聘又修楊主事壽裁訂焉皆郡人也自是而後續者無聞天崇之間僅編奏記數篇國朝順治初唐采臣先生以戶部主事督餉來此得遺文數首因與中丞黃公奏議附刻於後朔方舊志如是而已乾隆癸酉寧夏道定州楊公有志欲新之未成而罷其後太守新安王公甫議修舉以調任去又其後朔邑令長沙周公爲朔縣志稿就未刊亦以遷任去嗚呼何其事之難如斯耶豈其一書之成亦自有待於其時與其人而不可強者耶今太守公任事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度修舉爰及斯

志命雲等相與編纂而公裁定焉舊志之繁詳本朝之制度稽之列史以補缺漏衷之通志以一體裁徵考之於案牘以著因革之由採詢之於閭閻以彰幽隱之跡於是一州四邑方數千里之地二百餘年間之事披卷瞭然可指諸掌矣夫寧夏自震災後故家藏書世牒與鄉先賢之撰述灰燼之餘十不存一使早得搜羅於數十年之前必尤有炳如蔚如可觀者然使非遇太守公卓識宏材毅然構此更聽之數十百年後并今紀錄且泯滅不可考此亦勢之必然者然則太守公此舉其於我寧文獻爲功豈淺鮮哉抑雲更有感焉憶雲始受書即聞諸先輩以郡志不修爲憾定州楊觀察始創修時先伯父信菴以明經與參訂長沙周邑宰修朔邑志又委之以採訪而二書皆不就今荏苒二十餘年雲得沐太守公雅化復與編輯續先人未竟之志而卒覩此書之成附

名其間且感且愧因述其源委贅於簡末用以見斯書之成實有待於
我太守公既爲邦人慶並以志私幸於無窮也王宋雲謹跋